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馮蓋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六

襄公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羊作頗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鄭教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

公踰年在楚郟敖新即位使薳罷來聘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報行霸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附録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子晳良伯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

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

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晉大史名趙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首之二畫豎置身旁當為㣇字則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文伯曰文伯士弱之子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吾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

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不失諸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左傳終子産言有子禍）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故互舉以盡其義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羊穀梁無宋字）

（左傳）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待姆也（姆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

穀梁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連書災與卒而貫以日見以災卒也伯姬年踰六十雖辟火以全生不害為貞而致死以守禮婦道盡矣而宋之臣子緩救以死其君毋罪可勝誅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

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蒍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杜注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以佞夫不知故

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鄭伯克段于鄢不書弟段不弟也今天王之殺佞夫書弟則知非佞夫之罪也儋括之亂佞夫不知而以嫌見殺過矣

王子瑕奔晉

儋括之亂佞夫見殺瑕懼禍而奔則必與聞乎儋括之謀矣瑕與子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與守官保禄而出奔者異故皆不言出

附録左傳六月鄭子産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梁無宋字

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

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魯高共姬之義故使卿共葬事內女之葬不書遭變然後書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葬共姬皆非常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窟室地室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杜注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強時謂子晳直三家強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

主强直難乃不生言能强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辛丑子産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義子産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産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宫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杜注鄭地名今河南陳留縣南有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葬伯有為有禮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酸棗杜注陳留縣今河南延津縣北

有古城與子上盟(子上駟帶)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游吉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于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

砦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杜注晉縣屬廣平郡今直隸任縣東南有古任城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説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稱人以殺而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不言復入方出而遽歸與宋魚石晉欒盈去國數年而復入者

異也不言叛者將不利於國非據邑以自保不得書叛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君子為中國諱弒父恥重故隱之

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不書葬則與失民同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

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之葬何以書偏刺天下之諸侯也在禮知生者弔知死

者傷世子弑君覆載所不容也不能致討而使人往會其葬以禮於生者人理滅矣

附録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薳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無宇芋尹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不祥無大於是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北宫括之子鄭罕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寵謂族也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於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於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録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更復也）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

卿不得憂諸侯也大夫之義得憂内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會未有言所為者此會書宋災故與桓二年稷之會書成宋亂同乃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也世子弑君之惡不能討宋之災已過時

矣而合十二國為會以更其財不亦傎乎使不書宋災故則習其讀者疑於欲討蔡般而不果矣列國書人歸財細事御不行也會與宋姻親使御會葬則周恤之事必多故是役轉不與耳

附録

左傳鄭子皮授子産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産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産為政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

其國也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事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鄭國史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

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大人謂卿大夫也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田獵也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退而徵役子張豐卷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傳言鄭所以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鞌趙朔已死

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

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杜注魯地在東平西北盖齊魯竟上邑）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宫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穀梁傳楚宫非正也

楚宫别宫也公適楚美其宫歸而作之遂薨於此

魯至襄公季孫宿專行無忌諸大夫則而象之三桓益彊四鄰交侵内失其政柄而外弱於邾莒其

所以致此者以公履危而懷安不能自彊於政治

非獨以承國於幼弱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齊謚禂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禂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

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傳稱子野以毀卒先儒以為書名未終喪也不薨不葬未踰年也但據經所書則與子般子赤見弒者無異按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既

為嗣子則當宅憂於殯宮而次於季氏則其情事不可推而所以卒者亦不可考矣此一經之大義姑發所疑以備先儒所未及不可以無辨也

己亥仲孫貜卒

左傳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子貜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

乎 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滕子親會而魯受之皆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 癸酉葬襄公

附録左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 充滿斥見言其多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閈閎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丐請命（正義曰丐士文伯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

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賔至如歸無寧菑患無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癘猶災也賔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言水潦不時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也贏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立以

為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展輿吳出也為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稱人以弒者一國之人所欲弒也莒子虐莒人弒之立展輿春秋稱莒人則罪不在展輿矣左傳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陸氏淳謂以當作之傳文偶誤後儒承誤而不敢輒改盖得其義

附録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屈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

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乗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宫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産行事以明文子之言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事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然明藥石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

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叛違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産尹何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視美錦之重多於官邑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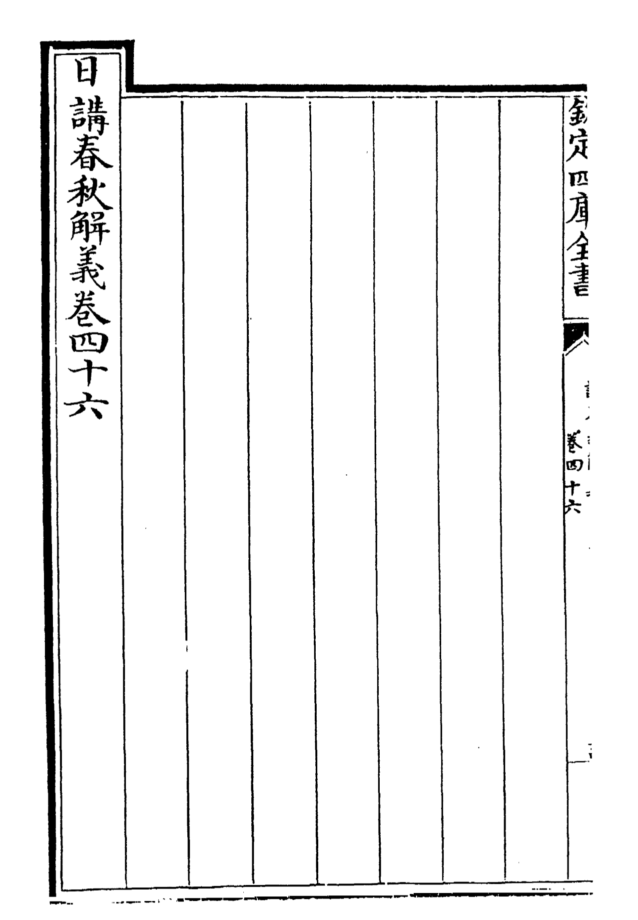
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周書武成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六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六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七

昭公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於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於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於成周子朝奔楚

鄭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景公七年

宋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平公十七年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襄公三年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成公三十五年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子平公鬱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薛獻公穀卒入春秋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展輿元年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悼公十五年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悼公六年魯昭公九年遷於夷昭十八年遷於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立

小邾 穆公十三年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十

楚 郟敖四年魯昭公元年楚圍弑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弑平王居立即棄疾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暇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昭王軫立

秦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夷末二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末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七

昭公名稠襄公之子母齊歸以景王四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於齊在外八年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子野卒於季氏季氏既以毁告則自當行即位之禮如常矣襄公夙有憾於季氏自楚而返幾不

敢入其後昭公又為季氏所逐凡傳所載昭公臨喪不戚及穆叔議其不當立皆季氏之黨之誣辭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羊作國酌齊惡公羊作石惡罕虎公羊作軒虎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杜注鄭地）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左傳）（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

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共王圍之祖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

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詐謂衷甲況不信之

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

以駕於晉也令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

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行有二執戈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蔽屏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子羽曰當璧猶在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大誓周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據八年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後八年事言將自是弑君也明其欲弑君故令與弑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弑君本謀在招今將爾詞曷

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據未弑也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據棄疾不豫貶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八年楚滅陳討招之意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

自向戌為弭兵之說而趙武從之至是楚人再先

於晉而齊亦從盟矣晉既再屈楚圍㒸立遂合諸侯伐吳誅齊慶封執徐子滅陳滅蔡兵禍之烈諸侯之屈辱危亡前此所未有也向戌之以誣道繳諸侯趙武以偷安禍列國罪不容於誅矣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即王鮒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

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踁叔孫家臣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

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

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引正也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旌旗以表貴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杜注觀國頓丘衞縣今山東觀城縣西有古觀國城扈杜注在始平鄠縣今陝西鄠縣北有古城書序曰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商有姺邳姺邳杜注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竹書紀年商外壬元年姺人邳人叛即此周有徐奄徐奄杜注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今山東曲阜縣舊城即古奄地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

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杜注建寧郡南有濮夷在今雲南界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

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強而不義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幽王后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二年楚弒靈王傳

公羊傳 鄆者何内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欲取而未得故承莒亂伐而
取之其事與歸父伐邾取繹同而書法異何也使
書伐莒取鄆則疑於始討賊而終得賂但書取鄆
則攻奪而已矣

附録

左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
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
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
薄廢禮雖瓠葉兎首猶與賔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吾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也（穡愛）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亦詩召南卒章喻趙孟以

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景王定公劉夏雒汭杜注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端委禮衣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張本）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曾夭謂曾阜曰（阜叔孫家臣）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

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内皐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喧囂之聲皐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

布幣而出（子晳公孫黑布陳贄幣）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衝交道）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

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汝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子晳子南之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子南將行子南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于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二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一故

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傳言秦鍼之奢富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絶也國於

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如此）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鍼者秦桓公之子景公母弟也桓公愛其少子寵賚優厚鍼遂富擬於君所以出奔也國家强幹弱枝衣服禮秩皆有差等非徒為國遠慮亦以善全其所愛耳鍼以公子至有車千乘則其人亦非能守禮秉義者然既奔之後能自知其過必有令圖是以終得返國與

附録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于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注大原晉陽縣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

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穀梁傳　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

主人

悼公復霸魏絳請和戎曰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

不能救晉既委諸侯于楚而又有事於狄此楚圍

所以得假討賊之名以併吞陳蔡與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去疾齊𠙊

十一年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在襄三

去疾以名繫國與齊小白同明其當有國也於次

去疾為長以君弒出奔而國人召之則其復無惡

可知矣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羊穀梁無輿字

左傳展輿奔吳

展輿之立踰年矣與鄭忽曹羈異而不稱爵其罪

大也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予其位而不能討賊則

不可以有國矣以名繫國以其嘗為世子與鄭突曹赤無先君之命者異也其奔吳本吳出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于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杜注莒二邑當在今莒州北竟）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强）

公羊傳 彊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

穀梁傳 彊之為言猶竟也

取鄆不書帥師者乘莒亂出其不意而取之為易令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動大衆使卿將以彊之脅莒以必從也

葬邾悼公

邾滕許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魯衰

甚矣待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附録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高辛帝嚳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杜注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杜注宋地即今河南商丘縣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杜注晉陽縣即大原

也參水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懷胎為震大叔即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汾洮杜注二水名後漢志聞喜有洮水今聞喜縣屬山西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

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周禮四曰禜祭為營禬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也）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於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雜聲竝奏慆慢也書無即慆淫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儀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

肢也風為緩急（注）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羊穀梁作卷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櫟郟杜注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今犨縣故城在河南魯山

縣東南郟縣屬河南汝州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
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
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
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
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

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簒弑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唯主人命所處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于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

也欲讓以自别

楚靈王即位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

據傳及他書言麇為圍所弒者不可悉數而經書卒或曰以申之會為諸侯諱也夫亂賊不討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聖人皆明著其罪何以諱為或曰麇以病卒實非弒也則諸傳記所云豈盡妄乎

蓋楚無齊晉太史之直書列國之史皆承其僞赴無所據以革之與鄭伯髡頑等耳

楚公子比出奔晉

鄭伯髡頑以如會道卒故可變文以發人之疑而楚麇則無可因之事也然圍與比皆公子圍專兵柄麇卒而比奔圍遂得國而麇之子不立則其情亦不可掩矣

附錄在傳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于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

甲辰十二月朔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

乃復傳言大夫強諸侯畏而弔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宣子韓起且告為政

而來見代趙武為政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

序事故曰周禮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

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興起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美晉德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元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欲厚報以為好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聞以上卿執政豕使者盖晉益衰故視列國如匹敵猶魯益衰則視邾薛如大國耳

附錄

左傳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中都杜注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今山西平遥縣西北有中都古城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夏叔弓如晉

左傳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辭

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徹達也）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禄榮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子叔子叔弓）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謂始稱敝邑之弘次稱臣之禄）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有書七子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

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

上

罴怙彊而好亂干國之紀數矣君大夫畏而不敢誅會其疾而後幸勝焉則所以討罪者非其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于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己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季孫久自結於晉以擅魯自襄公之末君臣之釁已開故嗣君喪畢而朝霸國季孫畏公之訴己於晉也故使晉辭公而後己入焉公穀所傳實得其情蓋晉之彊家與季孫同志故計無不行觀此則子野之卒書法與見弑者不殊不可謂非筆削之大義也不然聖人作經豈若是混而無别哉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八至五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八

昭公

三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兹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

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典隐諱

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

左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附錄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晋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

二公 齊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
先君 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
董振擇之 董正也振整也以言選擇精審也 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
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内主豈唯
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
成昏許昏成 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

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

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讒鼎鼎名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

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愽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毁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隣矣二三子謂隣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于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

賜女州田州杜注縣屬河內郡本周邑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在襄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

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獲文子子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書葬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

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惠伯子服椒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傳言叔弓之有禮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以襄公之葬滕子親來故厚報而使卿共事夫天王之葬魯有不會或使微者往比事以觀而其罪益著矣

附録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

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謂子尾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茍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茍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昭公即位之初大國来聘小國来朝雖仍邦交之舊然權臣擅國公室無民昭公中主無大過人之材故不能撥亂反正而先儒刻責之深亦未得其實也

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附録

左傳齊侯田于莒莒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髪如

此種種余奚能為嬰慶封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
子雅放盧蒲嬰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

出奔齊罪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凡國君出奔不言其逐之者亦不著其所以出燕大夫殺君之寵人以脅而出之其罪大矣而弟書款奔所謂存王法不誅其人身也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

晏子曰司馬竈齊大夫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子旗子雅之子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競強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羊穀梁俱作雪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申豐魯大夫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氷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

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氷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氷皆與焉食肉之禄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氷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

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也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

氷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氷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氷室以薦宗廟

季氏専國有無君之心陰陽失位故冬春之閒大雨雹者再而中豐乃以為藏冰非法之故或有畏而不敢正言或黨附季孫曲為之說以蔽君之聽要之皆名教之罪人也

附録左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二君待之鄭許二君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

吾又誰與爭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之禍〈纂試〉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三塗杜注在河南陸渾縣南水經注伊水歷崖口山峽也壁立如闕即古三塗山在今河南嵩縣陽城陽城杜注在陽城縣東北今河南登封縣北東嶺山是也大室大室杜注在陽城縣西北即嵩高也在今河南登封縣北荆山荆山杜注在新城沶鄉縣南在今湖廣南漳縣西南中南中南杜注在始平武功縣南在今陝西長安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

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于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

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使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子產時從鄭簡公在楚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来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来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産言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鈞臺杜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在今河南禹州城北關商湯有景亳之命景亳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按今河南偃師縣南有景山即此周武有孟津之誓孟津即盟津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山杜注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在今陜西岐山縣境康有酆宫之朝酆杜注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括地志鄠縣東三十五里有豐宫今屬陜西西安府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于塗山塗山杜注在壽春東北今山在江南懷遠縣東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

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公爵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

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墮布也輸也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晋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杜注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杜注東方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

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

三年楚弑其君傳

晉霸始衰齊首背之平公猶屢合諸侯以討焉自齊莊公死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會盟故楚虔遂合諸侯借討亂之名以逞其貪暴雖虔終自敗而天下之大勢遂不可復挽矣其原皆由晉

政不綱諸卿植黨列國彊家爭附之以固其私而怠於公義也春秋之初亂臣賊子國人鄰國皆應時致討其後乃有受其賂而不討與之會以定其位者至於楚虔則天下諸侯奉為盟主而屬服焉以晉之季世屢以賂釋亂賊而不討諸侯離心勢已外潰六卿則而象之權復内移以至流毒於生民如是其烈也

楚人執徐子

吴晉通使道必由徐徐吴出也故雖屬楚而不禁吴晉之通故楚既與之會而又執之不言歸者在會而執尋釋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吴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杜注吴邑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子八月甲申克

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于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罪責之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

誅奈何慶封走之吴吴封之于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吴鍾離言時穀慶封于鍾離實不入吴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吴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

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徵舒是也無罪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而不書殺齊

慶封慶封不為楚虔服也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故不得純以討賊之辭書

遂滅賴賴公羊穀梁俱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鄢杜注楚邑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鬬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于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傳遂繼事也

九月取鄟

左傳九月取鄟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鄟著丘公去疾也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

惡諱也

襄六年莒人滅鄫尚未絶其祀以為附庸今魯復取之莒不書伐莒鄫叛而来不用師徒也

附録

左傳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别賦其田如魯哀公十一年之用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己為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寛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逸詩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渾罕子寬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杜注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河南新蔡縣北野櫟店即古櫟城也魏收志安陽縣治麻城在今江南碭山縣境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

于夏汭夏汭杜注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亦曰漢口在今湖廣江夏縣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絶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東國即賴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闘韋龜城賴之師之故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庚宗杜注魯地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

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猪）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饋之（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蓋念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

為豎（豎小臣）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于丘猶（丘猶杜注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釁鐘曰落）既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

丙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于公宫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旣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絶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叔孫豹之庶子叔孫婼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謂叔孫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夫子謂叔孫聘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

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告叔孫之柩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

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以辟禍仲至自齊仲壬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于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于亂一云使亂大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罪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莫大馬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寧風杜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

（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之謙

當烏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烏離變為讒日光不足故當烏烏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于日為未融于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日動物也雖有夷傷其動不爽君子象之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讒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于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焚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為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為牛也豎牛非牝牛故讒不足飛不翔讒道沖退故垂不峻翼不廣高峻不吉飛不遠翔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言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不言作中軍者以五軍有中三軍亦有中若言作中軍便疑是五之中故變言作三軍今則竟言舍中軍矣

穀梁傳貴復正也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家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葢季孫乘襄公之幼弱作三軍以奪公室之民而孟叔之民尚有屬公者至是則無一民之屬於公而季氏得二兵彊權盛不獨公若綴旒即二家亦不得不為屬役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觀中軍之作舍而昭公見逐之勢成矣季氏無君其臣則而效之南蒯叛陽貨專而季斯囚亦

必至之理也三軍之作舍皆自季氏而經書之若國政何也季氏專魯數世矣惟行父既老數年中孟孫蔑叔孫豹少與邦交之事宿嗣父位則聘問大國盟會諸侯皆宿專之襄公幼弱豹蔑皆賢三軍之作非宿為之而誰哉至昭公時則宿專制魯政又積二十餘年其主三軍之舍固不待言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生屈

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氾菟氏杜注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强諸侯畏敬其使

屈申楚重臣也楚靈疑忌而戮之以為貳于吴而未有顯迹毋乃欲加之罪乎然申為人臣君弑不能討國亂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其見殺也亦自取焉耳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代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昭公如晉凡七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成禮而反然以莒人之愬幾復見止蓋季氏自結於晉之彊家再世矣乘亂而取鄆者季氏受其逋逃叛邑者季氏乃欲止公晉侯之不明諸臣之黨惡季孫之竊國專利多方以陷其君先儒皆

置而不論獨苛責公不知公之過惟娶於吳蓋欲藉吳以抗季氏其他實未見失德凡左氏所譏皆季氏之誣詞傳者習焉而不察耳

附錄左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杜注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今在滎陽縣東北　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　從而不失儀

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

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熟食為飧陪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失朝聘宴好之道)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言兵禍始于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

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吴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

羊舌四族皆強家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強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

夫無辱謝遂啓彊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杜注鄭地在今杞縣南辭不敢見禮也以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産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茲杜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平昌故城在山東安丘縣西南姑幕故城在諸城縣西北左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

地也

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向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春秋於邾莒大夫例不書姓名微也然以地叛雖賤必名終為不義不可滅矣以要牟及防茲以公

邑及私邑也季孫宿為魯盜故邾莒之盜以氣類而相從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宿納之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宿又納之襄公如楚宿取卞公懼不敢入今又乘公之適晉亟招叛人俾莒訴而致討於公葢時欲置其君於晉摟陷穽之中他年見逐而終不能歸其兆已見於此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以受牟夷愬于晉幾被執辱歷三時乃得歸故以告於廟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杜注魯地地譜云魯東竟之地

左傳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謂此泉直上而出）直泉者何湧泉也

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中軍既毀季孫自為一軍力全而勢彊二家共為一軍力分而勢弱不獨公為所制而二家亦屬役焉故取鄆受叛者季孫而莒人來討則使叔弓應敵也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謂嫡子生而不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立之其名何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書名嫡得之也言罃稻獨以嫡得立

經書諸侯之卒不名者多矣當時不以名赴史承而書之聖人不能益也傳者於此獨曲為之說誤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薳射楚大夫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杜注楚地當在今江南霍丘縣東）聞吴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吴人敗諸鵲岸（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今江南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洲）楚子以馹至于羅汭（羅水名）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之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

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沈尹赤楚大夫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懐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懐汝清杜注皆楚界當在今江淮間吴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坻箕之山今江南巢縣南有是行蹻蹻山輿地志即坻箕山也吴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楚病吴故通越以制吴猶晉病楚故通吴以制楚也越常壽過始見經而稱人越驟彊也或曰不可

云沈子徐越伐吴猶戚之會吴以鄫故稱人耳楚虔身負大惡王法所不宥也而恃彊逞暴為修怨之師諸侯及徐越從之有黨惡之罪先儒乃以為善楚而進越過矣

附録
左傳秦后子復歸于秦元年奔晋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日講春秋觧義卷四十八